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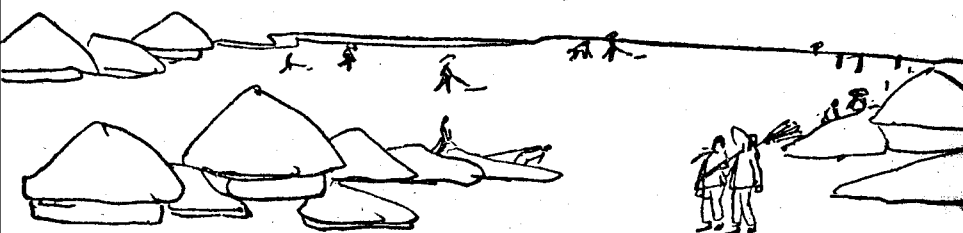
8086



艳阳天

第二卷

浩然



艳阳天

第 二 卷

浩 然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三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长篇小说，以 1957 年麦收前后京郊的一个农业合作社为背景，描写了我国农村中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。

小说共分三卷。第一卷围绕着“土地分红”与闹粮问题，展开错综激烈的斗争，农业社取得了初步胜利。第二卷，斗争继续深入。阶级敌人愈加狡猾阴险，并想和当时城市的右派分子合流，进行反扑。通过一系列的斗争，老一代的贫下中农更加成熟，新一代的青年迅速成长。第三卷，革命洪流势不可当。牛鬼蛇神在真理面前，原形毕露，农业社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

作品以饱满的革命热情、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生动的语言，塑造了闪烁着社会主义思想光辉的英雄群像，着重地刻划了年轻的党支部书记萧长春的成长，再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我国农村生活，反映了毛泽东思想在农业战线上的无比威力。

这是本书的第二卷。

艳阳天

（第二卷）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新 华 书 店 发 行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1966年3月北京第1版

1972年6月湖北第3次印刷

书号 10019·1812 定价 1.12 元

第五十二章

东山場农业社公布了小麦預分方案，就像擂起了得胜鼓，吹起了冲锋号，社員們說起話儿来眉开眼笑，干起活儿来浑身长力气。

就拿鋤地說吧，原来計劃十天左右把全部的春苗地鋤一遍，这才过三天，就光剩下个零头沒有鋤完了。再拿积肥說吧，社委會一号召社員投肥，嘩啦一下子，村西口和村南口就堆起了两座小山……

斗争給东山場的社員們带来了胜利，也給他們带来了生活的愉快和劳动的劲头。

支部書記的爸爸蕭老大是最高兴的一个人，一高兴，一松心，免不了又想起儿子的婚事。貼紅榜那天提个头儿，儿子沒动心思，还是那么冷冷淡淡的样子，他心里边就不住地嘀咕，遇上对劲儿的人，又唠叨起好些日子沒有唠叨的話儿：“筷子挟骨头，三条光棍儿。不像个过日子的人家呀！就是这一件事情，我总是不随心，你們大伙儿得攪掇攪掇他！”

听他唠叨的人說：“光您着急不行，人家支书心里边沒有装着这个。”

蕭老大說：“沒装这个装什么呀？預分方案訂出来了，土地分紅的歪风沒影儿了，大忙的日子還沒到，这会儿不办办自己的

事儿，要得等什么时候办呀？他甘心情愿打一辈子光棍儿，我还不干嘛！”

这一天，老头子做好了午饭，打发孙子小石头先吃，自己坐在前门坎子上，一边抽烟，一边等儿子。等啊等啊，日头都偏西了，还不見儿子回来，只好到街上去找了。他刚出门口，迎面走来一个人。

这个人是馬之悦。这家伙不見棺材不掉泪，不到黄河不死心！他把一切全安排好了，像一只鼓肚子蒼蝇，到处飞，到处撞，专门找空子下蛆；这几天总是屁股后边追着蕭长春，察顏观色，好按着风向办事儿。

“老大，蕭支书还没回来嗎？”

“沒。”

“他到哪儿去也沒跟你說一声嗎？”

“沒。”

馬之悦走了，到焦淑紅家里找焦振茂“聊天”去了。

蕭老大随手带上了柵栏門，穿过小胡同，又下了沟，抬头一看，北坎子上站着一个人。

这个人是馬凤兰。这个胖女人也是心怀詭計，不办成了不甘心！她把办法都想尽想絕了，像一个打猎的人，两只賊眼溜溜轉，专找目标下家伙；这几天，随时随地都能在坎子上看到她的影子，表面上挺悠閑，心里边却又是鑼又是鼓。

“大姐夫，吃了嗎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又找蕭支书哪？”

“嗯。”

馬凤兰走了，到馬連福家里找孙桂英“聊天”去了。

蕭老大走了几个門口，沒有找到兒子，轉身上坎子，正要回家，忽听远处传来一片声音。他停住脚，用手遮着阳光朝西南边一看，桥头的水坑子旁边站着好多的人，里边正好有他的儿子蕭长春。

老头子又下了坡坎，老远就听到那边的人正在爭論什么，瞧見兒子正在弯腰扒鞋；接着，又看見兒子要脫外边的长褲子，旁边的几个人还在拦擋他。

老头子心里怪納悶兒：“这是干什么哪？”就加快步子奔过来，只見兒子一纵身，扑通一声，跳到水坑里去了；老头子急忙跑到坑边上，還沒容他說出話来，兒子把脑袋往水里一缩，沒有影子了。

围在坑边上的人，眼睛都紧紧地盯着坑里边那泛着波环的清水，小聲地議論着。

沟北边那位老烈属王大爷用拐杖拄着地，感叹地说：“长春这孩子，真是的，我是随口跟他說說，他就当大事儿办了！”

車把式焦振丛摔了摔手里的鞭子，說：“咱們支書，嚙巴干脆，什么事兒說干就干！”

有个老头叫起来了：“哎呀，怎么还不上来呀？真是好水性！”

旁边一个壮年人說：“当过兵的人都会水。”

刚刚平静下来的水面，又爆开了浪花兒，蕭长春的脑袋頂出水皮，使劲兒一透气，鼻子、耳朵、眼睛一齐朝外边冒水；他一边用兩脚踩着水，不让身子沉下去，抬起一只手，撸了一把臉，又朝着正要脫鞋下坑的韓百仲說：“百仲大舅，不用下来了！快扔給我一根棍子，我試試这底下的淤泥到底兒有多深。”

王大爺赶忙朝前边跨了一步，把手里的拐杖甩到坑里去了。

木拐杖像一只小船似地在水面上漂浮着，蕭长春晃过去，一把抓住拐杖，憋了一口气，又潜到水里去了。

蕭老大急着問：“你們这是搞什么名堂啊？”

韓百仲两眼盯着水面，說：“种麦茬棒子^①的肥料还不够，請老农出出主意，說这坑里有淤泥。”

蕭老大說：“这么深的水，就是有大馒头也撈不着哇！”

韓百仲說：“要是泥，咱們就放水，放干了挖呀！”

蕭老大說：“工程可不小。”

韓百仲說：“农业社就是有力气……”

坑里的水“嘩啦”一声响，蕭长春又蹿出来了，一只手举着沾了黑泥的拐杖，一只手划拉着水，朝坑边上晃。

韓百仲急忙一探身子一伸手，就把刚晃到离坑边上还有一步远的蕭长春給拉上来了。

蕭长春举着棍子，指点沾在上边的泥印儿，笑呵呵地說：“好家伙，淤泥真不浅哪！你們看看，这么深！”

王大爷埋怨他說：“唉，里边有这么深的泥，你怎么还楞往下跳呀？”

蕭长春說：“不实际摸摸底儿就动手放水，要是沒有泥，多浪费！”

焦振丛說：“太險了，陷进淤泥里去，任你有多大的劲儿也不用想上来了。你胆子真大。”

蕭长春說：“一个人沒劲儿，大伙儿就有劲儿了，坑边上这么多人給我壮胆子，我还怕什么呀？你們能看着我上不来，不下去撈一把呀？”

^① 即玉米。

大伙儿全都笑了。

韓百仲說：“咱們趁熱打鐵，馬上集合人放水呀。放假前的這兩天，把它挖出來。”

.....

蕭老大看着這裡的情景，聽着人們的議論，哪還能夠把兒子叫回去呢？只好獨自回家了。

回到家里，一邊掃院子，收拾家具，一邊等着兒子。等到太陽落山，等到星星出來，等到東鄰西舍已經響起圈豬趕雞和關門閉戶的聲音，也沒把兒子等回家，又只好哄着孫子上炕睡了。

他躺在炕上，想着在這一段日子裡，兒子為大伙兒的事情辛苦操勞，想着兒子跟人鬥、跟地鬥的情景，那一宗一件，一事一碼，真有點像“過五關，斬六將”一般。每一道難關剛橫在眼前的時候，老頭子的心裡總是沒有底兒，替兒子担惊受怕；緊跟着，眼睛漸漸地亮堂了，心裡漸漸地明白了；最後，他又跟兒子和兒子周圍那一伙子人，一塊兒分享着勝利的喜悅。闖過一道一道的關，經歷了一件一件事兒，老頭子越來越感覺到，這兒子不光是自己一個人的了，是大伙兒的；兒子所作所為，都是關係着全東山塢大人孩子的命運和前途，於是越發感到，自己這個當老人的，應當替兒子多操點心，替他把親事訂下來，家里有個幫手，讓兒子能夠更踏踏實實地搞工作。

夜已經很靜了，涼颼颼的小風，一股兒一股兒地從支開的窗子上吹進來。那風，帶着露水的潮氣，也帶着麥熟的香味兒，吹在莊稼人的心坎上，比含着一塊冰糖還甜呀！

蕭老大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翻個身，拉過綠軍毯，給孫子蓋上肚子，正要閉上眼睛睡覺，忽聽小欄杆門兒“吱扭”一聲響。那是兒子回來了。他爬起來摸着火柴要点燈，又聽見有人跟兒子

說話兒，就停住了。

“蕭支書，有件事兒，我覺着挺重要，跟你說一聲。”

“屋裏說吧。”

“我還得查崗去哪。”

“到院裏說。”

跟兒子說話的人像是焦克禮，他們一塊兒走到屋門口。

“剛才馬長山在麥子地裏跟我說的。他說傍晚到大灣買燈油，郵局代辦所的人讓他給馬之悅帶一封信。信封上地點寫的是北京，看筆體像是癩老五寫的。馬長山還說，馬之悅接過信，急忙揣到兜裏了，都沒當着人拆開看。”

外邊沉默了一會兒，又從街上進來一個人。

這回是焦淑紅的聲音：“克禮，你不看麥子去，怎麼跑到這兒來了？”

焦克禮說：“有件重要事兒，找支書報告嘛！”

焦淑紅說：“我也有個重要事兒報告。馬立本這個傢伙是怎麼搞的！剛才我到辦公室去，他正偷着寫信。我一進去，他趕緊捂着，光蓋上信紙，沒有蓋上信封，上邊寫的是范占山……”

焦克禮說：“瞧瞧，多巧！”

蕭長春問：“還有什麼？”

焦淑紅說：“我問他跟范占山是什麼關係。他當我不知道這塊料哪，說是他的同學。我說，驅鬼去吧，范占山多大歲數，你多大歲數，你們哪一輩子同學呀？”

焦克禮急着問：“他又怎麼回答的？”

焦淑紅說：“他說：你認識的那個范占山跟我認識的那個范占山不是一個人，重名的人多着哪！我問他為什麼地點是一個，他沒話說了，後來又嘻皮笑臉地說，去年在范占山那兒落過腳，

見過一面，不熟，耳机子坏个零件儿，想托范占山給配一个。”

焦克礼說：“全是他媽的鬼話！”

焦淑紅說：“我批評他太不誠实……”

蕭長春說：“唉，看这样子，这个人已經不是什么誠实不誠实的事儿了！”

两个年輕人几乎同時間：“怎么啦？”

蕭長春說：“把他这一程子的行动坐臥都摆出来看看，还不明白嗎？他早跟馬之悅穿上一条褲子了！看一个人，瞧一件事儿，得用点階級眼光，不能簡單呀！”

又沉默了一陣儿。

焦淑紅說：“真想不到这个人这么坏！”

焦克礼說：“烂透底儿了！”

蕭長春說：“你們看看三星，快半夜了，先回去休息吧，这些事儿，咱們明天再仔細地研究研究。”

接着，外边的脚步声，关門声，又是脚步声。

蕭老大听到这些，虽然还没有摸着头脑，心里边也有点儿嘀咕了；赶快点上灯，冲着外边說：“長春，鍋里有飯，自己加把火热热吃吧。”

蕭長春关上了堂屋的門，說：“我在百仲大舅那儿喝了一碗粥，不吃啦。”随着声音，走了进来。

蕭老大借着灯光，察看着儿子的脸色。那张英俊的脸，比过去削瘦了，头发該剃了，胡子該刮了；眼睛虽說还是明明白白的挺有精神，却帶着一点儿疲劳的神色——这种不易察觉的神色，是他用一个爸爸的心境体会出来的。儿子的衣裳也該换换、洗洗了，那白褂子的袖口，蓝背心的胸前，还有青卡机布的褲脚上，都沾着好多干了的泥点子……老头子看着看着，心里怪疼得慌，爬

起来就要下炕。

蕭长春脫下白褂子，抖落一下，搭在吊竿上，問：“您起来干什么呀？”

蕭老太两只脚在炕沿底下摸着鞋，說：“你不爱动，我給你热热飯。”

蕭长春說：“要餓我自己就热了，还用您起来呀！不餓。”

蕭老大看了儿子一眼，回到炕上，又說：“不吃，就洗洗睡吧。”

蕭长春故作輕松地答应着，从缸里舀了多半盆子凉水，就蹲在炕沿下边洗起来了。他怎么能够輕松呢？洗着洗着，两只手按在水盆子里，又想开心思了。

蕭老大又朝儿子看一眼，說：“长春哪，我心里边有多少事儿要提，也要压下去，这会儿，就跟你說一宗……”

蕭长春抬起头来，說：“还留一点儿干什么，您有什么話儿，全都跟我說吧。”

蕭老大說：“你可得把心膛放宽点儿，千万别把脑筋累坏了哇！”

蕭长春說：“您放心吧，沒事儿。”

蕭老大叹了口气：“唉，当爸爸的心糙，顾不全；你要是有个媽，关照顾你，多好呀！”

蕭长春听到这句话，心里发烫，笑了笑說：“爸爸，您怎么这样說呀！渴了您給我烧水，餓了您給我做飯，睡觉了，您把被窝都鋪上等我，有媽也不过这样呀！其实，您比当媽的对我关照顾还周到。我不是小孩子了，您不用光在我身上操心。按理說，我应当多关照顾您，顾不上啊！您自己也要多注意保养身子，结实一点儿，好过一过咱們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。”

“我看哪，等别的村到了站，咱們东山場这辆車，鬧好了，才

能走在半路上。”

“咱們会赶上的。是快是慢，全由咱們自己做主儿。”

“快点儿慢点儿倒不打紧，就怕翻了車呀！”

“这也由咱們做主儿。”

“不好說。”

“您想想，去年秋天要翻車，咱們不是把它赶起来了嗎？前几天又要翻車，咱們不是又把它赶起来了嗎？往后不管再出来什么样的坡坎，咱們也不准它翻車，照样儿要往前赶！”

“倒也是。只要你別把身子累趴架，就好好地干吧，党把这这么一个担子交给你了，咋能不干呢？”

蕭老大今夜动了情感，本来有好多的話要对儿子說，可是，当他看着儿子洗了脸，擦了身子，又泼了水，上了炕，想让儿子早点儿歇着，就翻过身去，閉上眼睛，不吭声了。

蕭长春怎么能够“早点儿歇着”呢？从打預分方案公布以后，他就沒有一时一刻松过心；本来心里边就在糾纏着馬之悅、范占山和那些沒有了結的倒卖粮食事件，刚才又让焦克礼、焦淑紅两个人报告的情况一搅和，心里边就更沉重了。他躺在炕上，东想想、西虑虑，好久才睡着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的儿子小石头翻了个身，說了一句梦話，又把他惊醒了；这一来，困劲儿全沒，乏劲儿全消，渾身上下反而显得很清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再想睡一觉是办不到了。不能睡就不睡。他从来都沒有把睡觉看成是享受，有时候当成任务执行，有时候又觉着是个負担。他常常想：如果一个人不睡觉也不困，从白天到黑夜，連軸轉地工作、劳动，那該多好哇！

他爬起来，举举胳膊，伸伸腰，看看窗戶紙儿还是发白的顏色，就从吊竿上拉下小白褂子披在背上，蹲在炕沿上，卷了一支

烟抽了起来。

发香的烟味儿，在这有点清凉的小屋子里散开了。

这些日子里在东山坞发生的一切事情，又一件一件地在他脑袋里翻腾起来：富裕中农聚起一股子歪风，闹土地分红；马连福在干部会上成了坏人的枪，骂农业社和干部；弯弯绕一伙子人暗地里倒卖粮食；特别是那个阴阳两面的马之悦，跟村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明来，又跟外地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暗往；打从倒卖粮食的事件一揭发，马之悦又忽然变得很老实，很积极，也就在这个时候，跟他最对劲儿的痼老五忽然不见了，如今又从北京寄信来了；紧接着马立本又给范占山写信去了。……一件跟着一件，一件又套着一件，这是多么复杂的问题呀！马之悦到底是怎么一个人，他这会儿又在打什么鬼算盘；城里对范占山的事儿弄出头绪没有，两个人之间到底儿有什么性质的勾结？还有那个马立本，也是个应当特别留神的人；从最近发生的许多事情看，自己对他身上的坏东西显然是估计少了、低了，给范占山这封信，一定是马之悦让他写的。……这一连串的问题，一个都没有彻底解决，有的需要再多看看，才能下结论，有的要等上级的指示才能处理。可是，也有一些事儿，线索摸着了，狠狠地往下追，是能够弄清楚的。比方说富裕中农倒动粮食的事儿，有必要再看再等吗？……

烟卷儿燃烧着，冒着烟，越烧越短，直到烧疼了手指头，他才想到它，赶忙甩掉。

窗户纸儿已经发灰，村西头公鸡叫起了第一声，村东头公鸡马上响应似地也叫一声；南头北头，一声连一声地跟着叫起来了。

他急着想找韩百仲，把自己想的事情，跟他说说，一块儿拿

拿主意。明天再忙一陣兒，後天就要放假，再過三天就要動鏟收割麥子，這許多重要的事情，都得弄出個頭緒來，起碼得心里有個底兒，免得再有什麼事情臨到跟前又措手不及。

他跳下炕，一邊系着鈕扣，又一邊想，這麼早就把他喊起來嗎？這一程子同志們都累得够嗆，昨天淘了半天水，晚上又睡得遲，還是讓他多睡一會兒吧，他年紀大了，比不上自己，要是累壞了身子，等到大忙時節，再遇上鬥爭，他能堅持嗎？可是，既然已經起來了，總得做點事情呀！

他在屋地下轉了一個圈兒，覺着又沒有什麼可做的。做飯吧，早一點兒，喂豬吧，更早；到堂屋摸了摸缸沿兒，這下可找到活兒了，對，幫爸爸挑几趟水。

他輕輕打開屋門，挑起水桶，奔了官井沿兒。黎明之前，照例要黑一陣子；挑着一担水，扑通扑通地放步子，連路也看不清。他挑了一担，又挑一担；最後一担挑回來，才倒進一只桶，那個大水缸就滿滿蕩蕩的了。他把剩下的倒在鍋里，留着早上熬粥用；鍋滿了，倒在盆子里，留着刷洗東西用；還有一點兒，倒在大海碗里吧。一個碗能盛多少水呢，還沒倒似的，它就滿了，從碗邊緣外流——這個海碗，在蕭長春的眼前忽然變成了一個大坑。他猛地想起那個要挖泥的坑：昨天把里邊的水放干了，這一夜之間，會不會又從埕子上邊漫進水來，會不會從埕子下邊滲進水來？要是積了水，等社員吃過飯一集齊，就得先由一兩個人臨時往外淘，多數的人全得站在岸上等着，這多窩工呀！時間已經很緊了，應當在放假之前，把挖泥的事兒結束……

他這麼想着，自己也不知道怎麼離開的家，又怎麼走出了村口，更沒有感覺到肩上的水桶還挑着，直到路邊白楊樹上的一只鳥兒被他驚動，抖落着翅膀一飛，他才猛醒過來。他急步走到坑

沿上，朝下一看，吓了一跳：糟糕，真的积了水。

他一抬脚扒下一只鞋，又一抬脚扒下另一只鞋，随后弯腰卷上裤脚，提起一只水桶，通地一声跳到泥水里了。真像谚语说的，“半夜的春水凉如冰”，那股子透骨的阴凉，从萧长春的脚板子一直凉到脑瓜皮上。凉怕什么，一使劲儿就要热了。他一只手提着桶梁，一只手扳着桶底儿，就像端着一个瓢儿似的，往泥水里一舀，朝起一提，往埝子外边一泼——“嘩——啦，——嘩——啦——”有板有眼儿地响起来了。泥浆就像爆炸的手榴弹似的，在小埝子外边开了花！

这工夫，村口又移动出一个黑糊糊的影子。那是韩百仲。他扛着一把小铁铤，走几步，揉揉眼睛，走几步，又使劲儿咳嗽几声——不是因为嗓子眼里有东西才咳嗽，这是他的一种卫生的习惯，好比有人早起要刷牙；这也是他的一种运动的方式，好比有人早起要打太极拳。出了村口，他就听到水坑子里边的泼水的声音了；一上小桥子，从那矫健的身形、灵活的动作，他就认出是誰了。他几步走过来，站在坑岸上，不知是打招呼，还是埋怨人似地说：“嗨，你怎么也起这么早哇？”

萧长春的头上已经出了汗，连小褂子也扒下去甩到岸边上了；褐色的肩头和胳膊，跟浑浊的黄泥水不能分别。他见韩百仲走过来打招呼，就喘着粗气，“嗯”了一声，算作回答。

韩百仲说：“我明知道要积水的，怕你起早，都没敢跟你說，可你……”

萧长春說：“不說我也来了。”

“这水凉不凉啊？”

“不凉，热被窝一样。”

韩百仲扔下小铁铤，甩掉了鞋，提起萧长春放在岸上的另一

只水桶。

蕭长春連忙說：“您就在上邊擋擋埝子，別让它往里边跑水就行了。”

韓百仲說：“你一個人哪就淘干了！”說着，就試探着朝坑下邊迈脚。

蕭长春急了，忙喊：“嗨，嗨，別下來，水涼，您受不了！”

韓百仲用手指頭点着他說：“瞧瞧，剛才還說跟熱被窩一樣，一眨巴眼的工夫又涼啦！你呀！”

蕭长春像小孩子似的嘻嘻地笑了。

韓百仲兩只脚迈到泥水里，冰得他渾身打哆嗦。

蕭长春很心疼地看着他，問：“够涼的吧？”

韓百仲咬着牙說：“不涼。”

蕭长春說：“我看您直哆嗦……”

韓百仲說：“哆嗦也不涼！”

蕭长春推着他說：“別硬挺着了，快上去吧，我一個人滿行。”

韓百仲躲閃着說：“一個人滿行，你干嗎老早就給我準備下一只桶啊？真是的！”

兩個人并排站在泥水里，一桶一桶地往外淘着。形容這種淘水的聲音，得借用音樂家的一句術語：剛才只是獨奏，這會兒是合奏了。

天空漸漸地變成了灰白色。那些閃動着的小星星，一会儿這顆灭了，一会儿那顆灭了；東山梁上，泛起一溜兒白中透黃的亮光；小麻雀開始在河邊的樹林子里跳躍、啼叫；村子里，這一頭，那一頭，不斷地響起開門聲……

蕭长春一邊淘着水，一邊把癩老五給馬之悅來信，馬立本給范占山寫信的事兒告訴了韓百仲。

韓百仲听了，停住手，哼了一声說：“那是馬之悅的两条狗腿子，馬立本是地道的小狗腿子！”說着，把一桶水“嘩”地一声泼到埕子外边去了。

蕭長春說：“他們急着来往写信，要搞什么花样儿呢？”

韓百仲又哼了一声說：“訂攻守同盟、传递消息唄！”說着，又把一桶水“嘩”地一下子泼到埕子外边去了。

蕭長春說：“要是光为訂攻守同盟、传递消息，問題就不大了。”

“还能有什么新鮮的呀？”

“我也猜不透。不能光等着、看着，得設法摸透他們，得對他們有准备呀！”

“讓他們撒开巴掌闊去，兵来将擋，水来土屯，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，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去！”

“甯，您倒想得开。”

“有什么想不开的，別的不說，你就瞧瞧咱东山場社員的生产劲头吧。”

“劲头是越来越足啦……”

“是呀！連弯弯繞这几个家伙，这一程子都沒有再跳槽子、咬群儿。”

“那是害怕了，有点风吹草动，还得犯老毛病，不信您瞧瞧，决不会老实下去！”

从打东山場这场斗争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以后，社員的热情很高，韓百仲确实尽往好处想了，所以他一时不能把蕭長春这会儿的心思弄明白，就又說：“你怎么見得他們不会老实下去呢？有把的烧餅咱們給抓住了，他們还敢鬧嗎？”

蕭長春停住手說：“我是根据两条这么想的：第一条，弯弯繞